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二十四

紀年

宣宗皇帝上

宣宗皇帝名珣世宗之孫太子允恭長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度身長八尺隆準龍顏大安年間有長人見語大興府百姓曰豐王宜王燕既而不見又有道人持方寸玉印曰以獻新君置諸市上而去莫知所在東海既

崩赫舍哩執中台省漢羣臣共議所立時親賢凋落烏蘭用章鼐希古皆以為豐王珣按金史帝是時已進封昇王乃世宗長孫既親且賢且有符兆以次當立時豐王長子諱扎穆按宣宗長子名守忠諱扎木錫即守忠也見在京師乃以符竇付之迎立豐王

九月九日豐王至燕京執中率百官迎拜於道遂立為帝甲辰即皇帝位改至寧元年為貞祐元年降永濟為東海郡侯拜執中太師都元帥領三省事封澤王按金史衛

紹王紀九月甲辰宣宗即位是年八月己巳朔甲辰乃九月六日而此書云九月九日豐王至燕京甲辰即位殊為不合又金史宣宗紀云甲辰即位九月乙巳朔諭尚書事恙依世宗所行則是甲辰又在八月中此又史之誤也

冬十月左監軍果勒齊討弒君賊赫舍哩執中殺之

時蒙古軍至紫荆關距燕京二百里執中欲誘其兵南至涿易乃聚兵擊之蒙古軍破涿易至皂河西欲渡橋執中方病足乘車督戰蒙古軍收兵翼日再戰執中瘡甚不能出遣左監軍果勒齊以紏軍五千拒

之失期不至執中欲斬之帝以其有功詔令免死執中益其兵令出戰曰勝則贖罪敗則殺無赦果勒齊出戰自夕至曉忽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蒙古軍乘風縱火馳擊之果勒齊軍大潰自度必為執中所殺遂引糺軍圍執中之宅哭入其卧内殺之退詣應天門待罪帝以果勒齊掌兵不欲加罪乃盡狀執中弑逆之人殺之拜果勒齊平章軍國加樞密大使

蒙古軍圍燕京

蒙古軍別徇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回薄燕京城下寨

太白經天（是年太白經天金史天文志不書）

宋遣使真德秀來賀登位李壅來賀正旦

至盱眙而還國亂故也

甲戌 貞祐二年春正月宋何九齡來攻秦州大敗而還

蒙古遣降人楊不遇劉伯林為將統漢軍四十六都統

分軍馬三路攻下河北河東山東九十餘郡

時蒙古勢盛所將者降人楊不遇（乃蔚州史○按通鑑綱目作楊伯遇）

劉伯林乃集寧縣射士○按元史云濟南人成寧防城千戶同漢軍四十六都統及大項軍馬分三路攻敗河北河東山東州郡其時中原諸路之兵皆簽往山後一帶防遏無兵可守悉簽鄉民為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遞相呼認由是人無固志所至都邑一鼓而下自去歲十一月至今歲正月凡破九十餘郡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不能破蒙古約南宋交攻南宋不應

正月初九日濠州鍾離縣北岸有三騎渡淮而南出文書一囊絹畫地圖一册云來通南宋請兵守臣不敢受

山東羣盜並起應蒙古軍

先是有楊安兒者李全之父翁也見金政亂起兵叛之蹂踐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時入蒙古軍既圍燕京不能下乃分兵徇山東地諸盜應之

三月蒙古軍復圍燕京

燕京乏糧軍民餓死者十四五帝遣使議和乃索公主及護駕將軍十人細軍百人從公主童男女各五百綵繡衣三千襲御馬三千匹金銀珠玉等甚衆又請左丞相完顏福興為質帝皆從之使來選女時公主見在者七人惟東海郡侯少女小姐姐最秀慧遂以予之又令帝鄉其國遥拜帝不敢拒又以元帥圍燕之久未嘗擄掠欲得犒軍金帛帝亦從之

蒙古軍北歸過居庸關盡驅山東兩河少壯數十萬而

去

居庸關在燕京之北百一十里關路狹隘有李雄聚兵數萬欲邀其歸途而擊之時完顏福興在軍中傳

帝命已南北講和不許擅出兵於是無敢動者

帝召李雄歸加鎮國大將軍遣往涿州督運蒙古軍邀諸路殺之奪其糧而去

時燕京之糧白金三斤不能易米三升死者不可勝計

大名守余崇義奏乞遷都有旨集議於明陽殿

嗣慶王琮嗣安王伸謂燕京規模壯大不可輕遷完顔守烏蘭用章曰昔忠獻佐太宗滅遼平宋故建燕京以龍朔上國為根本改置五京東西南北道里適均慮南宋有取河北山東之心每視之為度外去來之物其臨終囑付於忠烈王蕊以江南為慮及廢劉豫以共地歸之於宋此忠烈王欲誘引南兵為江南計也謀既不濟仍復故土控壓中外莫過於中京今

上國之地皆已陷失巍巍帝都鄰為敵境兵戈朝起夕已到京此豈壯大之勢尚復泥古而不知變通耶余崇義之奏遷都是也大名不知如何乞更議定之嗣安王仲曰昔太祖與宋夾攻耶律約事定之後以燕京歸宋耶律既滅太祖便令如約忠獻愛其山川廣袤風土堅悍力勸自取太祖不從自微服以往歸謂忠獻曰燕京果好但我不欲失言我死汝輩自取之今舍之而去是失燕京也張慶之曰與其失社稷

孰若失燕京俾無以應完顏律明曰他處不如如何中京斷不可留轟希古曰今河東有太原河北有成德中山大名山東有東平河南有汴京洛陽陝西有永興凡此八處皆帝都也太原地瘠民貧迫近西夏成德中山亦非久計永興西迫夏東迫蜀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得兩河之中閒崇義葺理頗有規模亦可倚恃嗣慶王琮曰今棄燕京而去祖宗山陵盡在此地若有殘壊公等何面目以輔人子孫張慶之曰

太祖葬長白 按此言太祖葬長白山與金國南遷錄同考金史太祖初葬宫城西南寧神殿貞元三年改葬大房山與此不同 今已隔絶盧龍諸陵若邊鎮得人亦可無患爲人子孫以不墜宗祀爲本若大軍復至京師必危血食尚可憂況陵寢乎中書舍人孫大鼎曰中京便令不可遷亦須暫避俟勢稍定然後再爲遷都計久之議終不決

夏五月丁丑太白經天 按金史天文志九月太白晝見參軫

十八日内出手詔曰國有大事謀貴僉同我太祖儆文

王之興岐居龍朔以有天下忠獻繼周公之卜洛宅中京以朝諸侯頃歲多虞兵端未已臣鄰思久遠之計國人懷本土之思盍各進言以圖長策是日集議於秘書省

嗣王三人既承詔皆無語樞密承旨提舉皇城司完顔宗魯首議曰盤庚遷亳不可儆龔平王遷洛愈見衰微我國家以雄强戰鬬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遠竄汲魏以此保國恐其不然古人有言我能往敵亦能

往外人徒見畫河之議欲自燕而南遷謂舍河北以
厭其欲則河南山東可為國家久計臣恐不然不若
以宗廟社稷之重與國家死守立於百戰之間倘得
勝勢則因機興復否則固守京都轉輸於中原使遠
近猶知我為雄強之國臣以為有中京則有河南北
無中京則河北不可保河南豈能獨立乎時樞密烏
蘭用章以再保京城有功人多附之意謂得有人助
中京不必遷動昂布古中不能平因曰諸公各思為

社稷計勿懷巳私用章本無他意首言曰中京當遷巳無可議今惟議所都之地可也秘書監兼中書舍人俞慁之著作郎雍迪曰樞密之言是矣太原地瘠復近北地中山猶燕京也皆不可都永興太遠惟大名汴京洛陽可耳惟上所擇參政賈歆曰汴京爲四通八達之衢梁宋地平趙氏居之至宣和事體可見然彼所以居者資給東南六路漕運今我何仰耶不若洛陽爲天下中猶有險固可守㽔希古曰洛陽不

如永興汴京不如洛陽誠可都也但洛陽宫闕廢壞地多荒圮今若一旦修造則國力不支若止於因仍又非所以為帝王之宅汴京宫闕作自煬王繕修之後今猶堅完氣勢差壯權時之宜惟汴則可侍郎宫孝迪終以汴京迫近南宋為不宜都直學士孫大鼎曰太宗之初平宋也以康王在南知人心每有故國之思深切慮之豈不以是為要地也若今日之事勢則固已久定矣都之何疑宋之用事者非有大志彼

方以韓侂冑為鑒誰敢議此吾國兵較北誠不如較南則制之有餘力丹聶希古曰衆議紛紛惟白上以定都於汴可也然衆猶以宮孝迪之言為疑

帝命遣使往宋督二年歲幣

宋臣真徳秀請與我絶使又再至宋迄不予

直院孫大鼎再入疏

其辭曰古今殊時事勢亦異論事不如論意竊惟太宗命莊武太子之伐宋也按莊武太子以其事考之即斡里雅布也金史斡里

雅布謚桓肅此書功臣傳云謚忠武此又稱莊武太子豈再改謚耶　初至汴京而回忠獻再往極其智巧脅之以威誘之以術夕慮朝行謀始謹終考其設施大略有三汴京既克不忍肆兵誘之使至始行廢奪名其羣從子弟布置耳目搜録無遺惟懼顛木之有由蘖將終為國之害不思康王遁於河北大軍既返宋號復興天時方暑未可回轍秋風稍勁忠獻以三千騎徑由山東以趨淮甸兵至揚州垂得而復失續遣忠烈王越江窮追於海隅以乘

桴而不及勝負相當勢始可慮此其一也宋既有主兵交未已汴洛陜西是為故區忠獻懼百姓之難結政化之難敷故先王張楚次立劉齊若果爭必取則復立靖康君使之相持而南自弱謀未盡行忠烈繼之鋭意取江南計議歸三京以誘其將兵於平也彼保江則河必虛彼若不守河是我嘗歸之而彼自委棄在遺民當自歸曲於其主此其二也天會八年冬諸大臣會於黑龍江之柳林陳王烏紳憂宋氏之再

隆其臣如趙鼎張浚則志在於復讐韓世忠吴玠則
習知於兵事既不可以威取復結怨之已深勢難先
屈陰有以動之遂縱秦檜以歸一如忠獻所料及誅
廢其喜事貪功之將相始定南疆北界然後方行册
立確定誓書凡山東淮北之民有流寓於江南及杜
充張忠彦之家屬悉令發還葢懼南北交搆鼓扇生
隙務令斷絶後患此其三也即此三策百年賴之謂
先朝視河南為度外之去來豈不厚誣於先志葢不

都中原則故遼之地難定不防衛於河南秦洛則河
北陜西之地難保今中原之規模既失惟有經畫兩
河猶不失爲曹魏元魏之時也聶希古讀其疏於帝
前曰當何如烏蘭用章曰朝臣謂外敵雖强若力戰
以守中原則河南北皆爲臂指之用是護胸襟以保
心腹此一説也大臣侍從謂兵凶戰危萬一失利則
社稷可憂不如遷避以圖萬全此亦一説也二説各
有利害惟聖意決擇希古正色曰今日之議正要臣

等與陛下斷决若如用章兩可之説殊未知其意矣昔莊武太子到汴京不克而歸次年忠獻王傾衆而南至中山府夜召郭藥師耶律乾忠議之忠獻以筯條三策謂宋帝若率其至要親屬或渡江南走荆襄此上策也揀退老弱將集精兵委棄羅郛堅守内城以待四方之援此中策也優游不决分守大城此成擒耳復議遣一將屯睢陽斷東南之援藥師曰南家皆是書生少帝復無英斷未必有人不如姑行及克

南宋一如所料臣嘗憐之不謂今日有此北軍已動
那時莫道臣不曾說因下殿拜求罷職帝令內侍扶
上用章曰聖駕一面遷動臣等自當死守故京有何
不可但恐駕到所在敵軍亦來耳希古曰臣亦知之
但兵弱國力不贍使敵軍倘至此當思萬全之策不
可僥倖帝曰卿等且退待朕今夕思之衆遂退
帝御膳罷詣蓬萊閣觀音祠燒香過浮碧池望池南
二狐相携而過逐之各登樹而走

內侍曰幾日此物甚多有戲舞於宣華殿前者帝拊髀曰怪變如此不去可乎時宫殿妖異多此類明日帝以怪變諭執政會河南路統軍布薩齊錦者亦奏乞徙都汴京鼎布古袖出敕命乞降詔令大名留守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河內都運向琬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西四路計度人夫車馬上聞可之仍命參知政事胥鼎為沿路排頓使

有皇姪霍王從彝者按金史宗室表顯宗子瓚封霍王從彝益瓚之子而表不書

復力諫曰祖宗山陵宗廟社稷百司庶府皆在燕京豈宜棄之而去帝曰燕京乏糧不能應辦令暫往南京候一二年間糧儲豐足復歸未晚從彝乞自督運帝不從從彝憂憤成疾而卒按金史宣宗紀貞祐二年五月霍王從彝薨時五月甲戌也

辛巳降旨

會三省及禁中存留文書并秘書省蓬萊院貢文館書籍計用三萬車犀玉瑪瑙等器計用駱駝三千頭

先發去中山交卸

遣燕王告辭陵寢帝躬祀顯聖宫啓發

神主聖像酹爵後皆淚泣

翼日令百官家屬親王宗屬皆行

出宫女二千四百人凡三衛兵卒之無妻者妻之

在上者嫁諸郎將及其子弟

詔户部領度支杜桀内都知省佘士侃畿内都轉運李

之才護遮金帛以聶希古提舉行宫一行事務烏蘭用

章總領宿衛

以完顏昌為大興尹兼留守二十八日駕興按金世宗紀五月壬午車駕發中都壬午是月十八日也此云二十八日駕興與史不同

昌送於南順門外十里伏地不能起帝令扶之且勞曰卿家曾大父是開國元勲卿父復死國難宜竭力捍禦使此行無後顧憂昌拜泣幾慟帝亦揮淚三衛近侍莫不流涕昌復欲前送有旨令速回始辭去且言事有便宜容臣專行許之

駕至涿州

趙何獻頓食凡二千輿上令分賜

九月二十九日駕至易州翼日至滄景

中山守鄭之卭來迎駕

十月一日駕幸中山府舍

鄭之卭空諸寺觀至者如歸

是晩完顔昌奏到

言蒙古軍將動遊騎已出入界上仍乞速幸大名府

得中山之兵可以協力

詔太原帥完顏直出兵與嵐代兵戍飛狐口

益防燕山間道移河東也

初二日午駕起中山日行五十里至沃州

大名帥余崇義遣其子士表及同知張琚來迎駕將

及相一百里崇義至拜伏道左

駕幸大名府舍

是夕雨天寒參政張慶之與直學士院聶崇朝顏叔

靖登銅雀臺飲酒賦詩為侍御史李彪所彈各罰金
是夕除兵部侍郎穆日華知大名府余崇義昭文館大
學士成德御度使右僕射
詔朝崇義正謝訖與聶希古烏蘭用章奏言完顏成
章在汴排辦粗定滑州諸處節節皆有候頓自此平
達偏宜少留一應百官宗室親王家屬圖書財寶神
主皆先起程但此間與澤潞相近大行諸盜不可不
防請先遣上國兵防護濟河俟到諸處仍發回護駕

不可無大臣一人先行

帝令用章同實者年先往且欲更進位號

用章曰臣已過分乞到汴隨例乃止除提舉一行事

務者年副之即日辭

是晚完顏昌奏到

言蒙古軍至昌平復回諜言在順州大造攻具至三

日皆遁恐由嵐代入河東以迫乘輿臣已報完顏直

力守南北二關遂如所請施行

駕留大名府凡幾日復自大名路由新衛州渡河

穆日華辦治河船凡四千艘飲食餅餌皆先備辦衆

咸稱之

駕及濟南岸

滑守率官僚來迎忽聞河東忽遽報云蒙古軍聲言

二十萬晝夜南來過城不攻乞敕河東諸軍及河南

州郡早為防備按金史本紀貞祐二年五月南遷壬午車駕發中都丙戌次定興丁亥次安肅州癸巳次中山府六月癸丑次内邱縣戊午次彰德府庚申次鉅橋鎮壬戌次宜村七月車駕至南

京此書謂六月二十八日駕與至九月二十九日方至易州十月二十四日方至汴又從滄景至中山皆與史不同然自燕京至汴不當涉歷四月又不當東道滄景當以史為正

二十四日駕入汴京城十一月朔入宫百官班賀翼日肆赦仍降罪己詔

畧曰一人無良萬方何罪與言及此流涕奚從朕方圖大以宅中期與更新而沐化劉伯林李斌楊安兒王燕張耀等或嘗經任使或曽令征行偶此失圖遂迷故道朕念先王之興起尚合南北為一家胡為今

日之紛張遂化仇讐於同轍倘使翻然順命必將加以厚恩朕不食言爾當敬聽

初七日又下詔

畧曰我太祖武元起於龍朔所用多宗族之英曁太宗并有汴京其謀資南北之士不惟擇能任事而亦立賢無方朕屬兹艱難多憑忠義逮兹三十年之間科舉一遵於舊制胡為四百州之廣任使屢病於無人已敕有司精於選士凡在見聞咸思奮起

次日有旨令張師顔等分别文籍書畫圖史彝器各如舊制

十一月鎖院聶希古遷太傅魏國公余崇義遷太保鄭國公烏蘭用章遷太保衛國公張慶之特進濮陽郡公自餘加恩皆准赦文所降

自發燕京前後制誥皆孫大衆及盧之憲二人手筆是夕草制罷大衆在玉堂有詩舉似鴻臚卿雍孝孫孝孫戲之曰聞有潤筆不到罰錢

初忠獻王尼雅滿欲贊太宗都燕司天監郝世才本遼臣也精於天文地理忠獻攻討每攜以行所言皆驗謂燕京土燥山遠水泉不潤可以威守難以文定若南征北伐未已此地可居如持盈守成禍變必作又泰和有童謠曰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過又休休兩家都好住前後總遲留至此燕京王氣耗竭其言驗矣

八月蒙古軍復圍燕京分兵下中原州郡按通鑑綱目是年七月蒙

古復圍燕京此書上文兩言完顔昌奏蒙古軍動靜一云蒙古軍將動一云至昌平復回其事乃在十月十一月間與此言八月蒙古圍燕京下中原者自相牴牾蓋宣宗至汴實在七月完顔昌所奏在帝未至汴之先蒙古軍尚未至燕但此書紀宣宗自燕至汴所書月日皆舛繆耳

蒙古大軍既歸聞上遷汴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和為欵我之計耳乃復引兵南下又遣使至汴索犒軍金銀等物帝皆與之

乙巳太白復經天

九月太白晝見按金史天文志九月丁亥太白晝見於軫

冬燕京紀軍叛與蒙古軍圍燕京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二十五至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程文炘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二十五

紀年

宣宗皇帝中

乙亥貞祐三年蒙古大軍自去年圍燕京至是夏而東平之援兵五萬至安次遇蒙古軍不戰而潰大名之援兵八萬至固安亦潰惟眞定之兵四萬合保涿援兵一萬至旋風寨與蒙古軍戰凡十四日絶糧而敗自是内外不

通太子守緒自燕京取間道歸汴按守緒即哀宗考金史宣宗貞祐元年九月立守忠為皇太子三年正月守忠薨立哀宗為皇太子貞祐二年宣宗南遷守忠留守中都七月復召至綱目於貞祐二年云七月蒙古圍汴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完顏素蘭以為不可不從太子既行中都益懼是此時之太子乃守忠而其自燕歸汴在上年之秋而非此年之夏也此以太子為守緒又謂至是方歸汴皆與史不合

先是帝遷時留太子及完顏昌守燕左丞相完顏福興送蒙古大軍至居庸關有大豪徐用聚兵扼之不能過乃以福興示之云已自講和乃縱其北去福興

歸帝就令同完顏昌守燕下詔南北既已通好不許輕易交兵然福興雖一意於和蒙古特陽許之而需索無時彼去此來隨取隨至兵疲力弱無有救援至是縱兵攻燕不踰月陷之完顏昌自投於火福興竄歸於汴隨亦被誅宋通鑑注云完顏福興自死○按金宣宗南遷委完顏承暉留守中都破承暉殉節金史元史通鑑綱目所載皆同此乃以為竄汴被誅幾於誣善矣又按完顏昌不見於史當時偕承暉留守者為穆延盡忠中都破盡忠奔汴後以謀逆誅疑完顏昌即盡忠之賜姓名而懋昭傳聞互易其事以死者為盡忠以奔汴者為承暉耳

有戶部令史郭忠按金史郭仲元所將號花帽軍歸潛志云南渡後將帥最著名者曰郭仲元俗號郭大相公其軍號花帽軍此言郭忠軍號花帽軍則忠即仲元而後又別出郭仲元分一人為二謬誤殊甚仲元嘗賜姓完顏疑忠乃其賜名而史失書爾者蔚州人金史云郭仲元益都人率山後軍民與蒙古大軍戰敗之

金國後名其軍為花帽軍

秋八月蒙古軍自河東渡河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

凡遇山澗輒以鐵槍相鎖接連為橋以渡於是潼關

失守帝乃急召花帽軍於山東

冬十月蒙古軍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

蒙古軍復取潼關自三門析津乗河氷合布灰引兵而渡自是不復出

帝命平章政事胥鼎為太師專守關輔

時陝西諸州閒亦有為所破者惟燕南雄霸數州乃三關舊地塘濼深阻兵不能入朝中再遣將張甫張

進二人屯信安軍以守之北距燕山百八十里

丙子貞祐四年兩河數為戰爭所擾山東羣盜大起

有楊安兒者本淄州皮匠按宋史李全傳云安兒益都人李全之婦翁也章宗時殺人亡命為盜於太行有衆千餘蹂踐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時入官軍招降之貸其死流於雄州及蒙古軍入境命為副都統令召必勝軍三千人迎敵軍敗復竄往山東聚衆國中討之安兒與其徒數人入海為舟師所殺

有郝八者名儀以前叛據山東僭號大齊改元天順遣花帽軍生擒之磔於開封按金史宣宗紀貞祐四年侯摯言紅襖賊掠臨沂費縣之境官軍敗之獲其黨執之知其渠帥郝定僭號署官宋史李全傳云劉二祖起泰安據淄沂號紅襖賊二祖死霍儀繼起金史作郝定宋史作霍儀此又作郝儀疑皆即一人霍郝同音而傳聞致異爾又綱目金貞祐四年紅襖賊郝定僭號侯摯師師進討執定誅之興定元年金侯摯擊劉二祖餘黨執霍儀斬之以郝定霍儀為二人考侯摯傳賊首郝定破邳州遣完顏霆率兵討平不言兩次破賊郭阿林傳破紅襖賊郝定於泗水柘溝村生擒定送京師斬之不別言擒儀反覆參考郝定即霍儀而綱目誤分為二也又有劉二祖按金史爪爾佳錫爾格傳宋史李全傳及通鑑綱目並作劉二祖亦名

盜也其女劉小姐亦聚衆數萬皆為花帽軍所破又有遼東安撫使萬肅奴者本遼人也按金史宣宗紀貞祐三年遼東富森萬努改元僭號乘大金之亂自立為帝據遼東七路欲引兵并燕代魏晉而有之時兩河既破赤地千里人烟斷絕滿目蓬蒿燕京宮闕雄麗為古今冠至是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絕其所積貨財初無所用至以銀為馬槽金為酒甕大者重數千兩宋通鑑注云元帥薩木哈所居至用金飾龍牀凡踏金杌子奢侈如此而徵求不已燕人患之

帝南遷後累遣使求和於蒙古雖未聽從而賂不輟蒙古欲許之其元帥不可曰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當封汝為王金之羣臣亦皆不從有願以死雪國恥者帝亦為之感憤

丁丑興定元年春苗仙武起易州郭仲元起青州白文格起霸州聚兵八十萬扼險為國雪恥復仇蒙古來附罪帝乃遣瓜爾佳斬文格首以遺蒙古軍并召仙武仲元皆賜死 按金史及歸潛志皆云仲元為兵部尚書衛尉卒此云賜死益妄言爾苗仙武白文格亦不見

於史

時易州苗仙武清州郭仲元共聚兵扼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文格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屬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蒙古患之乃使來朋罪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格來攻我帝因遣使收文格兵權文格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瓜爾佳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格之兵請戰文格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格望金遥拜自縊而死瓜爾佳就以文

格之首送蒙古軍蒙古軍遂勦乣爾佳之軍於霸州城下仙武仲元二人亦召回賜死其軍皆潰

蒙古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戩珠克堅城而都之盡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等路

是時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前驅哨騎往來直至許鄭帝遣禮部侍郎烏克遜博濟詣戩克珠堅城聘於蒙古自汴京至戩克珠堅城凡三萬里自是金國東阻河

西阻潼關地勢日蹙遂有南窺江漢之謀始構怨於宋兵端再起矣

夏六月庚戌太白晝見　癸酉太白經天按金史天文志四月戊辰太白晝見於井百六十有二日乃伏

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戊戌太白經天按金史天文志十一月丙戌太白晝見

十二月鳳翔副都統完顏贇以步騎萬人侵南宋四川迫鳳池堡取天水軍又攻白環堡破之又迫黄牛堡攻

大散關又破之

宋守將劉雄棄關走我師入據之

興定二年春正月京東路忠義人李全叛歸南宋[戊寅]

全即李鐵槍也本漣水縣弓手泰和年間邊事方興

已為宋戚拱所誘焚漣水縣國中赦而用之至是復

叛

我師圍宋皂郊堡

宋利州將麻仲率忠義人攻我秦州永寧寨破而

焚之

我師攻宋隔茅關柵其東北

夜半宋兵來攻柵不勝興元都統李貴遁去軍大潰

二月取宋皂郊堡

自正月圍堡日久無援至是破之宋師死者五萬人

破宋湫池堡焚之又圍宋隨州棗陽軍游騎至漢上

宋均州守應謙之棄城走

丙辰白虹貫日 按是事金志不書

是時江上用師糧儲自清河而上宋楚州鈐轄梁昭

掩擊我師都統沈鐸遣兵助之我師不勝粮舟為其

所焚

三月宋師復取皂郊堡

夏四月包長壽復攻皂郊堡遂趨西和州

宋沔州都統劉昌祖焚西和州及成州而遁

我師攻宋大散關

守將王立遁

又攻黄牛堡

為宋將吳政所敗

五月癸未蚩尤旗見其長竟天按金史天文志是年八月有流星大如杯尾長丈餘其光燭地起建星沒尾中疑即此所書為蚩尤旗者

冬十月我師攻宋安豐軍又攻黄口灘

陝西人張羽叛投南宋

己卯興定三年春正月我師攻宋湫池堡

守將石宣拒之

又攻白環堡

守將董昭拒之

又攻成州

宋將張威自西和州退守仙人關

又攻隨州棗陽軍又破信陽軍之二寨又攻西和州

守臣趙彥訥宋史作呐設伏以待我師殲焉

又攻安豐軍

為宋將許俊所拒

又攻河池及光化軍破鄖山縣進逼均州

我師取鳳州

守臣雷雲走我師夷其城

復攻武休關破之

二月我師破光山縣又圍棗陽軍

宋制置趙方遣將扈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

取宋興元府又取大安軍分攻洋州又破之

三月我師猶屯大安

宋將張威遣石宣邀擊於險至是大敗偏將巴圖嚕安棄軍走為宋師所獲

宋制置趙方遣扈再興引兵三萬分三道攻我唐鄧州

宋將劉世興劉世榮之師皆會於唐州

是時西夏以我兵不能應援已折而北歸益懷二心始遣使使於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焴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按金史天文志是年五月壬子太白晝見於參三十有六日經天又百八十四日乃伏

我師自春初攻圍宋安豐軍及滁濠光州至此未解宋制置李珏遣將武師道陳孝忠救之皆不能進

閏三月我師分兵自光州侵黄州之麻城自濠州侵黄州之玊磧自盱眙侵滁州之全椒來安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

時百姓南渡諸城皆閉遊騎至東采石楊林渡建康

大震爲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夏六月丙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秋七月宋李全攻我齊州守臣王贇降之

冬十二月宋四川宣撫議窺我洮州會我師攻鳳州長橋其議遂止

庚辰興定四年春正月宋扈再興攻鄧州許國攻唐州不克而還

我師遂攻宋樊城

為趙方所拒不得前

西夏以書往宋議夾攻我師秋八月宋安丙遺西夏書議定

秋九月西夏引兵圍我鞏州促宋師來會克來遠鎮繼又克鹽川鎮進攻定邊城我師往救不利宋程信王仕信引兵與西夏會於鞏州城下攻城不克宋師取我海州

甲午太白晝見按金史五行志是年六月己巳太白晝見於張百八十有四日乃伏

我師攻宋皂郊堡
敗都統董昭
我師與宋師戰於翠州城下宋程信引兵趨秦州夏人自安遠寨退師
冬十月程信邀西夏共攻秦州夏人不從
十二月宋漣水忠義統轄石珪來歸按宋史及通鑑綱目皆云珪降於蒙古元史太祖紀十六年六月宋漣水忠義統轄石珪來降此以為降金與諸書並不合
珪本金盱眙將也叛歸於宋至是復歸

辛巳興定五年春二月我師圍宋光州又攻五關又圍黃州分兵破諸縣又侵漢陽軍

宋李全棄泗州遁

三月宋扈再興攻我唐州不克

我師取宋黃州

庚寅長星見金史天文志不書 甲午太白晝見按金史天文志正月辛丑太白晝見於牛二百三十有二日乃伏

我師取宋蘄州

夏四月我師渡淮而北宋李全追擊我師失利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宋取我滄州

十一月宋安撫張林元史作琳以京東諸郡來降按宋史綱目通鑑皆云張林叛降蒙古元史太祖紀宋安撫使張琳以京東諸郡降此云降金與諸史皆不合

蒙古軍來攻葭州綏德延安鄜坊皆陷

壬午元光元年夏五月庚戌太白晝見按金史天文志七月乙亥太白經天與日爭光益五月始見至七月益甚耳

張林既降宋种贇攻林於青州林走

秋七月太尉衛國公烏蘭用章亮穆日華除工部尚書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於陜州顔叔靖進尚書右丞兼樞密副使

八月甲午彗出氐

以彗星見改元大赦天下官吏各覃恩兩重關陜兵戈經處重與周恤　按金史宣宗紀元光元年八月巳卯彗星見西方以彗星見改元大赦天文志興定六年八月巳卯彗星出於九宿右攝提之間指太角太史奏除舊布新之象宜改元修政以消天變於是

改是年為元光元年九月丁未滅是元光改元在壬午年八月無疑原書興定盡六年明年正月改元元光實為㸦誤今改正

九月壬戌彗再見按金史云九月丁未彗滅宋史通考皆云八月彗星出九月壬戌彗星没是月丙午朔丁未為二日壬戌為十七日雖前後少異而謂彗星之没於九月則同也此於九月壬戌書彗再見殊為舛誤

辛未太白晝見

蒙古軍自去年收服陜西至是鳳翔邠涇及山西一帶堡寨皆陷

西夏自五代時立國金國強盛西夏與為敵國獨不被兵泰和年間蒙古軍深入灌水攻城事急西夏主登城隔水相見面約和好其後差發日多和好遂絶連年結援南宋夾攻秦鞏葢有憾於金也至是蒙古自回鶻往攻西夏西夏國亡

癸未元光二年春三月張林所部邢德叛歸於宋

秋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副都統完顏大濟侵宋隨州棗陽軍

冬十二月庚寅帝崩按金史宣宗紀興定盡五年元光盡二年是年為癸未十二月庚寅帝崩原書誤以元光改元在癸未歲正月至二年為甲申十月帝崩與史不合今改正在位十有一年

宣宗幼美丰姿好學善談論尤工於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少多符瑞嘗竊自負迨乎入繼大統馳驅兵革無有寧時暨其遷汴而後大河以東北至於山東西至於關陝盡屬敵區連年災異數至太白經天蚩尤旗見咸應其妖矣

明年正月上謚曰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按原書云謚曰宣宗殊為舛畧今據金史補正

三月葬帝於徳陵按原書書宣宗之葬於義宗即位之十二月又以陵為永固陵皆與金史不合今改正

虞祭訖奉返神主義宗迎泣過悲侍臣烏庫哩烏爾固寛譬之義宗曰先帝不幸遭家多難飲恨而終今兹永訣情何能已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二十五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二十六

紀年

義宗皇帝

義宗皇帝名守緒宣宗第三子俗呼三大王性寛和慈仁少而嗜書長而博學雖干戈搶攘日不暇給每與學士大夫談論不輟才藻富贍好為文章元光二年冬宣宗崩守緒自東宮即皇帝位大赦天下羣臣增爵位各

有差申遵遺詔以軍國多事喪制從權然情有不忍特

申三年之制

甲申 正大元年春三月我師侵宋和州尋引還

太白晝見經天 按金史五行志不書

夏四月蔡州師府報宋人對境詔權樞密烏庫哩英錫

統紀軍一千備之

五月遣使往山東招諭李全等許以重賞全等不從

全身長八尺手執鐵槍其妻亦勇而有力少爲羣盜在

山東聚衆萬人能飛馬植槍深入一尺令全飛馬而拔之全不能拔下馬屈服遂爲夫婦蹂踐山東州郡暨其歸宗也青齊之地幾半爲宋有縱國中能招之亦不能駕禦也

六月丁卯朔太白經天

秋閏八月宋寧宗殂太子竑不得立降封濟王立其姪昀是爲理宗明年改元寶慶按據懋昭進書表此書進於宋理宗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而此條乃稱理宗廟號殊爲不合又金亡於宋端平元年正月十日而此書進於端平正月十五日相

去住五日何以即能成書表進且於金義宗亡國事言之詳悉如此乎此書必出于元人之所改竄或元人之所依托蓋無可疑者

九月太白經天按是年三書太白晝見而金志不書宋史通考皆云嘉定十七年六月丁卯太白晝見

乙酉正大二年春正月降德音於河南關陜山東諸路罪無輕重皆與蠲除其有願備行伍為國馳驅者當加旌異

三月詔以比年連有軍旅陣死遺骸良為可念所在州

郡設祭招之掩其骸骨

夏五月進宿衛之官位一級

詔羣公御士有便人益國者具狀以聞

秋蒙古使來請和

帝遣御史大夫兼戶部侍郎完顏住往議不稱旨詔

免住官

是歲宋理宗寶慶元年

丙戌正大三年春正月蒙古使復來請和且索金銀繒帛

歲賂

帝遣尚書右丞完顔莽伊蘇往使莽伊蘇辭曰和議不可恃不若嚴備邊面召募將士來則出戰去則固守猶可為國萬一狃和之名忘戰之實邊備不修敵軍倏至宗廟社稷實為可憂帝以為辭難遂免莽伊蘇官别遣户部侍郎韓帖珠往使饋遺不貲

時羣盜縱横干戈充斥括馬數糧公私並竭交鈔數

萬厥直頓低國力大困

丁亥 正大四年　是歲元太祖崩少子圖類監國

戊子 正大五年詔所在州郡嚴加備禦精修器械仍可密計軍馬芻糧之數以聞

夏四月孫大鼎除吏部尚書權參知政事完顔用安除戶部侍郎開行省於山東　按完顔用安即國安用也考金史天興元年七月國安用降封為兖王行京東等路尚書省事賜姓完顔改名用安綱目正大八年國安用降蒙古以為山東路都元帥天興元年國安用降金此書於正大五年書用安除戶部侍郎開行省于山東又於正大七年書兖王用安援

兵至皆屬外誤

時蒙古軍長驅而南當宣宗日九大河以北東至於山東西至於關陜不一二年陷沒幾盡而鳳翔最後下我師于是并力守黄河保潼關自黄河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長二千餘里差四行院每院各分地界五百里統以總帥精兵不下二十萬民兵不在其數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燃草敲氷達以為常潼關一帶西南邊山一千餘里大小關口三

十六處亦差四行省分地界而守統以總帥精兵不下十萬民兵不在其數布滿周密如是者十有五年
是歲宋理宗紹定元年
己丑正大六年春蒙古軍屯駐陜西臨洮德順鞏戎等州皆陷
蒙古太祖遺詔有云金人精兵盡在潼關關之南有山北有河地勢險陜不可攻縱攻必不能克不如假道南宋徑出唐鄧之間可以直擣汴京金人止有潼

關數萬之兵聞大軍之至必分潼關之兵以來唐鄧去潼關千餘里行且疲矣夫豈能戰縱使能戰彊弱衆寡亦莫之敵宋與金世讐也聞欲滅金必許借我路既至汴京金主若出降則使之為西京留守不然殺之

三月蒙古軍歸北留兵圍慶陽

帝遣總統赫舍哩約赫德留臨淄郡王張貴恒山公武仙都尉高英樊澤楊烏林等將兵數萬救慶陽蒙

古軍失利

是歲元太宗元年

庚寅正大七年秋七月關陜以南行元帥府事完顔仲德統兵三萬人至

仲德名呼沙呼其先海蘭路人也去春蒙古軍叩關仲德與前帥鄂屯沃哩布方酗酒更代而哨騎卒至遂越關而東殺守者數百我軍尋復奪之至是移知鞏昌兼行元帥府事招集軍士至數萬人至是提孤

軍轉戰而前來援京師

山東行省兗王用安蔡息陳頼路都統烏庫隆和援兵至

八月太白經天

九月蒙古軍攻衛州

遣平章完顏哈達領高樊諸將救衛州連戰十數日

蒙古軍失利

冬十一月太白晝見 按是年太白晝見經天金史天文志皆不書

辛卯正大八年按金史宣宗興定盡五年辛巳元光盡二年癸未義宗正大盡八年辛卯原書宣宗興定盡六年壬午元光盡二年甲申下使義宗一年而義宗正大盡辛卯止七年今改正春正月蒙古軍在慶陽衛州既皆失利不勝其忿親領精鋭四十餘萬直攻潼關數相勝負乃選四萬人刋石伐木鑿商於之山烏法入藍關之内仍為哈達所敗喪萬餘人及馬數萬匹按金史元史及通鑑綱目是年春元師圍鳳翔未攻潼關又金史及通鑑綱目皆言元圍鳳翔行省哈達逗遛不進帝遣樞密判官白華往諭之哈達蒲阿言元兵勢盛不可進白華還帝又遣白華諭以鳳翔圍久恐不能支可領兵出關又不行此云哈達敗元兵亦與史不合

蒙古軍渡河不能入關不得遂自山東通好南宋欲假
淮東以趨河南南宋依違不報蒙古軍乃用力於西夏
數年而滅之時夏人有獻策者令其自蜀道由金洋出
襄漢以入唐鄧宋四川制置鄭損無以遏之乃自利順
流將至果閬間適大行遺詔至其兵遽回自後遂以通
好為名覘宋蜀道宋制置桂如淵中其計竟延而納之
冬蒙古起兵舉國并至前鋒破西和犯興元道金洋趨
房襄而一項軍馬疾趨潼關帝遂遣伊喇蒲阿按伊喇蒲阿為

樞密副使原書作伊喇樞副今改正以符史體抽防河之兵禦之於鈞州連戰數月我兵屢捷蒙古軍不能前會雨雪我兵敗哈達等戰死蒙古軍皆渡河

帝遣人約南宋夾攻時陳垓按宋史作陳賅為襄帥不敢應會天大雨雪三日三夜我兵僵仆蒙古軍益張又報蒙古大軍突入潼關方此皇惑而徐州防河兵少蒙古軍有徑渡者我軍洶懼不能軍遂敗績樞密使伊喇蒲阿出降按金史伊喇蒲阿傳蒲阿走京師元兵追及擒之械至官山不降見殺大抵此書於

章宗以後所載尤多謬妄如福興之慷慨自裁而以為弃汴蒲阿之被擒不屈而以為降元非出於傳聞之誤即出於愛憎之私事諸將如哈達高英楊烏林闕名節尤不可以不辨云

樊澤等皆戰死獨武仙逃奔留山蒙古別軍自山東至下邳入歸德而大軍自衛州過河會於楊霍潼闗失守按金史鈞州之敗在天興元年正月丁酉日歸潛志云正月十六日

壬辰天興元年是春改元開興夏又改元天興春蒙古軍盡至合圍汴京我兵百計守城至四月八日以天時向熱蒙古將還師於是又講和好取太子金紫為質而前此東海郡侯之

女小四公主已立為皇后欲索其一位骨肉以北隨予金帛無數而去

時雖敵師暫退然兵疲力盡河南蕩析宋師瞰其南

紅巾擾其東矣

二月太白經天按金史五行志八月壬戌太白歲星交不書太白經天

秋蒙古使復至命帝黙尊號拜詔稱臣去冠冕為西京留守交割京城帝難之

防城提轄張玉餌飛虎軍三百人為變按金史哀宗紀飛虎軍殺

北使唐慶等三十餘人歸潛志云北使唐慶捽臂上殿仍有不遜言是夕飛虎軍數輩憤慶等無禮以為和好終不成不若殺之快衆心夜中持刀殺慶等此但云為變而事之首尾不具今附識於此云蒙古軍傳令添兵圍城河南洛陳許嵩陝按原書作隱考金無隱州元史太宗紀云四年正月壬寅攻鈞州克之獲金將哈達遂下商虢嵩汝陝洛許鄭陳亳潁壽睢永等州隱字蓋陝字之誤今改正商虢皆陷驅其壯士攻汴帝率護衛軍五千人突圍而出與蒙古軍戰帝獲勝左丞相完顏拜甡奏請過河取衛州截其歸路帝允之比至衛州蒙古軍雲集帝急回幾被其追及元帥賀德希死之按金史哀紀紀天興二年

正月丙午朔濟河北風大作後軍不克濟丁未大元兵追擊於南岸元帥完顏朱爾賀德希死之辛亥拜甡引兵攻衛州不克聞大元兵自河南渡河至衛之西南遂退師丁巳戰於白公廟拜甡敗績己未上以拜甡謀棄六軍走歸德是哀宗渡河攻衛及走歸德皆在二年正月而賀德希之死則在過河之後攻衛州之前此書並書於元年又以賀德希之死在攻衛州之後並為外誤

一云帝自度汴圍必不能脫遂議移入嵩山御寨以苟歲月而與武仙別謀所向嵩山深廣其地屯結之處甚多內有二大寨一曰御寨可容數十萬人而外境絕險敵不能入一云下詔親征聲言追襲收復河南諸郡先鋒方渡衛水蒙古軍擁至不及斷橋

帝既不克西去又不可復入汴京僅以二十餘騎走歸德決水以自固

先自帝之出也屬崔立留守汴京迨衛州敗績諸軍逃回從者僅二千人崔立聞帝既敗盡殺朝官之在京者自丞相以下罔不被害驅太后皇后皇妃公主皇兄荆王降蒙古悉取宫中金帛珠玉玩好之物以獻自稱鄭王兼丞相蒙古軍前因而授之加以河南行省權皇帝　按金史崔立作亂在天興二年正月戊辰日帝走歸德拜雖下獄之後

帝在歸德左丞相拜甡死獄中

拜甡内族人奉御出身首勸北征者衛州之敗亦拜甡倡之至歸德被劾數日不食而死按金史哀宗紀天興元年正月己未上走歸德壬戌遣使召拜甡至數其罪下之獄

癸巳天興二年春正月以富察官努參知政事赫舍哩小鍾兒為總管兼知歸德府

官努本姓伊喇為忠孝軍都統陞總帥既參政與小鍾兒擅用符璽妄行誅戮屢說帝出降帝執官努手

刃之小鍾兒走為衆軍射死按金史哀宗本紀天興二年二月留元帥官努忠孝軍四百五十人都尉馬用軍二百八十餘人發餘軍赴陳宿徐三州就糧三月乙丑實嘉紐勒歡乞盡散衛兵出城就食官努邀上幸海州不從蔡帥烏庫隆和以糧四百餘斛至歸德請上臨幸戊辰官努以忠孝軍為亂攻殺馬用遂殺尚書左丞相李蹊參知政事實嘉紐勒歡已下三百餘人上赦官努以為樞密使副使權參知政事辛巳真授參知政事兼左副元帥官努以上居照碧堂禁諸臣無一人敢奏事者上日悲泣遂與内局令宋珪等謀誅之六月己卯官努及其黨皆伏誅此書所叙未晰令附識以備其事之首尾

三月白都尉反旋為其下所殺

帝登門諭其軍曰爾等既是自拔歸國名曰忠孝豈可殺我衆感其言殺白都尉按白都尉即白進也金史官努傳上殺官努忠孝軍闍難皆擐甲上名呼李泰和授以虎符使往勞軍并召其黨白進殺之此所載與史稍異

夏六月歸德糧絶上遂自亳趨蔡按金史哀宗紀六月辛卯上發歸德壬辰次亳

時山東行省兖王用安以蠟書來請帝幸山東且言遷蔡不可但帝業已幸蔡不從

戊戌帝駕至蔡按金史哀宗紀己亥上入蔡州蔡之父老千餘羅拜於

道伏地呼萬歳見帝儀衛蕭條無不涕泣帝亦歔欷者久之

帝自發歸德連日暴雨平地水深數尺軍士漂没甚衆及蔡始晴復數月大旱識者以為不祥

壬寅山東行省兗王用安知帝必欲遷蔡又遣人以蠟書言其六不可

大率謂歸德環城皆水卒難攻擊蔡無此險一也歸德雖乏糧儲而魚芡可以取足蔡若受圍廪食有限

二也敵人所以去歸德非畏我也縱之出而躡其後
舍其難而就其易者攻焉三也蔡去宋境不百里萬
一資敵兵糧禍不可解四也歸德不保水道東行猶
可以之蔡蔡若不守去將安之五也時方暑雨千里
泥淖聖體豐澤不便鞍馬倉卒遇敵非臣子所得救
六也雖然陛下欲去歸德莫若權幸山東山東富庶
甲天下臣畧有其地東連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
北控淄齊若鑾輿少停臣仰賴威靈河朔之地可傳

檄而定惟陛下審察帝以其言示宰臣宰臣奏用安
反復本無匡輔志此必叅議張介等教之况其時業
已遷蔡無可議者遂寢

御史富森世達西面元帥博斯呼及其家自沃來歸

秋七月癸卯朔曲赦蔡州境内

制曰天方悔禍少寛北顧之憂人亦告勞爰啓南廵
之議惟今蔡郡實古豫州干戈以來市井如故介孫
墉而抗敵出衆力之輸勤及聞臨幸之初逾謹奉迎

之禮人盡至於垂泣朕亦為之動懷宜沾恩私曲加慰浣自天興二年七月一日昧爽以前據蔡州管内支郡屬縣雜犯死罪以下並行釋免官吏軍民各覃恩兩重歸德以南經過去處曾應辦者遷一官百姓逃亡户絶者拋下地土聽人恣耕並免差税自來拖欠官房地基軍需等錢俱免追徵連年兵饑多有暴露骸骨仰所在官司如法埋瘞嗚呼奉畜爾衆敢辭亳邑之遷時邁其邦尚獲周家之助咨爾有衆體予

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九月九日庚戌帝拜天於節度使之廳詔軍民提控以

上陪從

禮成面諭旨曰國家開創以來務廣恩德涵養汝輩百有餘年汝等或勞紹世封或秀拔民伍被堅執銳積有歲時於此艱危與朕同患可謂忠矣今聞敵人將至正汝等扼腕吐憤立功報主之秋縱死王事不失為忠孝之鬼比之奴顏婢膝甘從叛逆者不猶愈

毋況汝等立功常恐不為朝廷所知今日臨敵朕所親見汝等其免之既而各賜巵酒未竟有覘騎馳奏城東有蒙古軍數百突至門外將士踴躍咸請一戰至有不被甲冑而出者蒙古軍奔潰生禽一人獲馬數匹而還

初十日蒙古軍數百騎復至城東遣通事人大呼曰城中早降當免殺戮不然無噍類矣帝登城遣忠孝軍元帥蔡巴爾率挽强兵五百潛出暗門鑿城為穴渡汝水

卒至蒙古軍所左右交射蒙古軍遂潰别出數十騎躡其後生禽二人以歸自是不復薄城分築長壘為持乆計

言事者皆謂蒙古軍環築城壘宜乘其工役未竟人馬疲四面合攻可以破敵若假之日月濠浚壘高則無及矣朝議以軍士初集心有未安恐其出而不返竟不出戰識者知其必亡矣

帝分軍防守四面并子城

是年南宋遣使鄒伸之至草地約與蒙古夾攻金云

本朝與貴國素無讐隙前此寧宗常遣使臣與貴國

通和自後山東為李全所據河南又被殘金阻隔今

貴國上順天心下順人心遣王宣撫來通前好所以

伸之等前來蒙古許之帝聞宋使從唐州回驚悸無

人色

冬十月蒙古軍壕壘成耀兵於城下旗幟蔽天城中駭

懼及暮焚四關夷其墻而退

初十日城中饑民萬餘訴於有司求出有司難之民大呼於道帝聞之遣近侍官分監四門每門日出千人必老稚羸疾不足資敵者聽出

時奉御内族經實在北門憫人之饑出過其數命決杖四十然出者多以城中虛實告蒙古軍尋止之

十二日給饑民官船十餘艘聽於城壕内採菱芡菰草民爭趨之數日而盡至罏莎草根橛絞泥并牛馬骨屑以療饑自是殍者日多人至相食

十一月宋遣襄陽太尉江海按宋史云京西忠順軍統領江海襄陽帥孟珙以兵萬人助蒙古軍耀於南城且以箭射書入城中招諭軍民

右丞仲德得之投諸水中

宋帥臣史嵩之運糧十萬石給南北軍且置榷場於城南更相貿易蒙古賴之益修攻具

斵木之聲聞於城中城中大恐往往竊議投降右丞仲德聞之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親諭軍民軍民

感奮始有固志

十二月初四日蒙古軍以攻具傅城

有司盡籍民丁助軍防守敢匿一丁者全家處斬鄰人絞罪不足則括婦人之壯健假男子之衣冠往來搬運木石帝親出巡撫遇軍民必丁寧慰諭之久乃去仍命西上閤門使王大濟權左右司郎中專造糜粥食之慮有司減薄帝為之親嘗人有被創者帝親為傅藥軍民感泣人百其勇

初九日蒙古軍攻外城克之

宿州副總帥高利格以戰没砲軍元帥王銳因巡護

南城率十餘人出降

十四日權參政羅索按金史羅索同時有三日大羅索中羅索小羅索以别之是年大羅索已死尚有二羅索在羅索傳哀宗以中羅索為北面總帥小羅索左翼元帥哀宗紀天興二年八月詔權參政楊延烏登簽樞密院事羅索行省院于息州十二月以總帥富珠哩羅索殿前都點檢烏凌阿呼圖克皆權參政是此時小羅索在息州中羅索在蔡此權參政羅索即中羅索也又羅索傳宋人窺息朝命穆延烏登為行省參知政事中羅索同簽書樞密院事小羅索副點檢王進為彈壓帥爪爾佳玖實為都尉屬以忠孝軍行

省院於息州謂二羅索皆在息州與紀不合疑傳之誤統領精銳五百銜枚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膏油於其上將燒敵寨及其砲具敵軍知覺先於隱處伏挽强弩百餘火發矢亦發我兵却走

時軍士被創者甚衆羅索口墮二齒流血昏潰翼日始蘇

十六日蒙古軍并力攻西城以火砲焚城樓因奪取攔馬墻蒙古軍數千坎墉先登官軍尋復得之手爪相持內外殺傷甚衆

初蒙古軍并攻西南角弗能克轉攻西北角又弗克

軍士有出降者告以西門之北鳳子樓敝且微有稜角可攻克焉

十八日蒙古軍復大至克西城

城中前期築柵浚壕為備故蒙古軍雖克之而不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南北相拒

十九日帝悉出御用器皿賞軍士

復括民間衣襖以賜將士謂之軟纏

二十二日帝微服領馬軍百步軍千夜出東城將遁及

柵不戰而還

甲午天興三年春正月庚子朔蒙古軍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歎息而已

初九日蒙古軍鑿西城為門五整軍以入

我兵鏖戰及暮蒙古軍乃還聲言來日復集

初十日摘三面精銳軍備西城天尚未明蒙古軍果復來方與大戰而南面宋兵萬餘已薄城矣帝知城必破乃詔大臣遜位於東面總帥承麟

承麟西向固讓帝自持符璽授之承麟伏地拜泣不敢受帝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體肥不便鞍馬城陷之後馳突必難顧卿平昔以趫疾聞且有將畧可稱萬一得免使國祚不絕此朕志也因起授符璽承麟惶恐跪受帝乃退

宣徽使温都簽東上閤門使事布薩希卜蘇引後主陞正座後主猶被甲冑立受百官朝拜

惟忠孝軍元帥蔡巴爾獨不拜曰事至此有戮死而

已安能更事一君乎竟以戰歿

後主禮成咸出迎蒙古軍則南城之陴已有宋師旗幟乃急分命諸將帥禦之

俄而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守者開門縱蒙古軍進我兵巷戰久不能禦退保子城

帝既傳位後即閉閤自縊後主知帝崩率百官詣前拜泣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不就實可哀痛吾欲謚之以哀何如奈倉卒無知禮者

為贊成之

時宿州有僭位者先謚曰莊其故官僑於宋者又私謚曰閔或謂國主感憤奮發哀不足以盡之故天下士大夫皆號為義宗葢取國君死社稷之義

酹酒未終敵軍已至城下我兵力禦蒙古軍少却尋四面并至城遂陷後主竟為亂兵所害

帝自縊有頃權㸃檢完顏色埒㸃覺之矯制召承御寶嘉氏近侍大使焦春和内侍局殿頭宋規共赴帝

屍前色埒㸃曉以名分大義與三人皆從死

奉御經實守焚帝屍為蒙古軍所執復以死請瘞帝骸骨

初色埒㸃將從死遺言令奉御經實焚帝自縊之

所曰幽蘭軒火方熾子城陷左右近侍皆走獨經實

留為蒙古軍所執問之曰若為誰經實曰吾奉御也

蒙古軍曰衆皆走而若獨後何也經實曰吾君已崩

吾欲收其骨瘞之蒙古軍笑曰若狂者耶若之命且

不能自保能瘞而君骨耶經實曰汝事汝君吾事吾君

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恐使遺骸暴露與士卒等同共耶吾逆知以情告汝汝必不違吾故忍死留此然吾既瘞吾君骨後汝雖寸斬吾吾不復告汝矣蒙古軍以其言白布展布展曰此奇男子也因許之經實乃入掇其餘燼裹以敝衾瘞於汝水之旁經實再拜號哭將赴汝水軍士救之得免

初帝之被圍也已自知其不免然發憤經畫殊有關志後城陷始以憂沮間出常謂近侍諸臣曰我為紫金十

年皇子授為金紫光禄大夫太子十年皇帝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憾矣但以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絶與自古荒淫暴虐之君等為亡國此其所以恨也又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但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執或獻俘宗廟或戮辱階庭或餓死空閨或移置邊地朕皆不為也汝等覲之朕意决矣是其死社稷之心葢平昔素定云

是日日大赤無光京索間雨血十餘里

是歲宋理宗端平元年

義宗少歷艱難生長兵革間遭家不造適丁斯時自愛王階釁泰和旨荒敵國外患無有寧歲崎嶇汴京之遷已同涸轍之窘矣義宗繼之尊師重道經筵有官勸農薄賦黜陟有條寸兵尺鐵不挑釁於四方困陋就簡不增廣於宫闕一意儉約勤心撫摩河南士庶稍稍歸之誠守文之令主也無奈區區數州之地不能以抗方張之師則道喪時窮亦付之末如何而已且太祖以甲午歲起兵義宗以甲午歲亡國始於甲午終於甲午殆亦

有天焉豈伊人力哉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二十六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二十七

開國功臣傳

尼雅満

尼雅満小名烏嘉努後改名宗維（按金史作宗翰）武元皇帝從兄之子其祖曰赫頁乃武元伯父也父即額勒赫（按赫頁金史作和卓額勒赫金史作薩哈）伊埒貝勒後雖貴襲其官加於見授官銜之上尼雅満姿貌雄傑能被甲周貫馬腹驍捷如風

輪舞劍入敵人莫能當幼時嬉戲為部伍擊刺之狀有居後者擊之以鞭性特嚴酷殘忍沉鷙多謀遇戰時號令其下騎者騎步者步回顧者斬所以每戰必勝也武元初起兵時纔有千騎破遼寧江州後遼人益兵至二十萬女直以衆寡不敵謀降獨尼雅滿烏紳羅索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勦不若以死拒之尼雅滿奮鐵檛而前諸將隨之遼人大敗自是乘勝入黄龍府取五十餘州寖逼中京古白霫城也其後遼祚竟亡多其力也武元

與宋通和已議還燕京六州地尼雅滿不從指地圖曰欲作夏國往來次舍勿復言其後尼雅滿欲止割涿易二州武元不許乃以尼雅滿為左都統太宗初改都統府為元帥府仍用為左副元帥幹里雅布之南下也取和而還及再征宋京諸將皆以為難獨尼雅滿意請行其後破京師還從二帝尼雅滿功居最初我師渡河至城下見城上守禦人多以為難破議欲講和數日尼雅滿曰城不難破城上人多易亂及破城日遣八壯士先

登城上果亂散走奔潰時國事大小尼雅滿皆總之雖卿相拜其前尼雅滿不為禮太宗朝尼雅滿專權帝不能令至於命相亦取決焉後握兵不數年淫刑毒政皆高慶裔教成之也迨兵權既離掌握慶裔不免於誅尼雅滿亦憤恚薨後謚曰忠獻詔立廟大興府祀以天子禮樂按金史尼雅滿傳謚桓忠此云謚忠獻而金國南遷錄亦有忠獻王之稱豈後嘗改謚而史不載耶

固紳

固紳武元從叔祖富爾遜之孫於武元為從堂弟也按金

史景祖生世祖肅宗穆宗世祖生太祖富爾遜即肅宗乃太祖之叔父非從叔祖也固紳景祖長子和卓之次子亦非肅宗之孫於太祖為從弟亦非從堂弟也雄傑有謀畧少時善射命中能越長壍初起兵時固紳以為必勝其後寧江渤海之捷秘計居多固紳與尼雅滿至相驩而固紳才尤高武元在位二人用事未嘗申覆每有所為皆許自專撫其背曰兒輩作事必不錯也以至命相命官亦皆專決國中事此非二人不行固紳剛毅忍殺尼雅滿凡事固紳而甚重之與斡里雅布不相下天會初封鎬國王按金史本

傳因紳以西北西南兩路都統蒐皇統五年追封鄭國王此云封鎬國王與史不合

幹里雅布

幹里雅布一名宗望按原書誤作宗傑據金史改乃武元第四子江南人呼為二太子為人肦小性慈仁喜談佛道武元常奇其為人累更戰陣在軍中號為菩薩太子天會三年幹里雅布率衆南征破檀薊等州至玉田縣時宋郭藥師兵戈甲鮮明夜分渡河我師亦懼幹里雅布乃東向望日而拜號令諸部而進未幾藥師降遂進圍京師後

講和需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各一百萬匹及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而退師四年夏誅常勝軍三千人按原書此下有天會三年一句與上文重複又考太宗紀天會四年夏斡里雅布奪常勝軍器甲鞍馬散歸遼西遼東常勝之誅蓋在此時此書於三年亦屬誤謬今删正常勝軍者遼人也始叛歸宋又叛宋歸金按原書云至是又叛歸金考常勝軍乃郭藥師所將其降金在天會三年之冬至四年夏乃遣還本土不得云至是歸金今改正至是斡里雅布乃遣還本土問之曰天祚待汝如何曰天祚待我甚厚趙皇何如曰趙皇待我尤厚斡里雅布曰天祚待汝厚汝反趙

皇待汝厚汝又反我今以金帛與汝等汝定是亦反我無用爾等於是皆皇悚而退既行遂遣四千騎以搜檢器械為名於松亭關皆殺之又遣人於張令徽（按原書無張字據太宗紀補正）家搜檢器甲又賜郭藥師姓完顏狗之泊淀中或云二太子本仁慈此受尼雅滿教使也九月復南征再圍京城幹里雅布擁兵抵劉家寺尼雅滿繼到環城列柵分地為攻枝之計破城時軍中屢欲血洗數次登門望城中有黃旗兵將在空中曰不可遂止然主洗城

者尼雅滿與劉監軍而二太子不與焉葢其性善耳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城破其後與尼雅滿共以太宗書誤（按原）作太祖（今改）之命立張邦昌為帝乃歸至燕山時天會五年也山後議事二太子欲令撒宗歸南尼雅滿未之許因打毬中暑薨後謚曰忠武（按金史斡里雅布謚桓肅此云謚忠武而宣宗紀孫大鼎疏又稱為莊武太子乃本於金國南遷録疑嘗再更謚而史失載）

富勒呼

富勒呼一名宗雋太宗次子也（按金史太祖子額爾袞名宗雋封兖王太宗長）

子呼勒呼名宗磐封宋國王此傳所言實顏爾袞事而係之呼勒呼又以為太宗次子皆屬謬誤但此書載宗雋事謬誤非一今姑仍舊文而辨正之云為人有勇力虬髯善射性甚愛民所居官必復租薄賦得番漢心但時有酒過後封兗王除東京留守治渤海城勅令止飲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榛栳瘿盂遮道而獻榛栳木名有文縷可愛多用為椀曰可以酌酒富勒呼曰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爾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耶令斡布哈云敲殺也即引去行刑者哀其無辜擊其腦裂欲令胥遁而以死告未畢復呼使前僧被血

淋禱富勒呼曰所以獻我者意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喜幸故敢奉此爲壽無他志也富勒呼意解欲釋之詢其鄉以渤海對富勒呼笑曰汝聞我來用此相鶻突耳豈可赦乎卒殺之又於道遇僧尼五輩共輦而載名而責之曰汝曾羣遊以冐法乃敢顯行吾前邪皆射殺之熈宗朝爲太傅領尚書省事郎君吳矢謀反富勒呼連坐被誅

烏珠

烏珠一名宗弼封梁國王武元第六子江南人呼為四太子者也與其弟邢王阿昆布同母烏珠生時穹廬中鬱鬱有氣衆共異之為人豪蕩膽勇過人猿臂善射遇戰酣出入陣中部舉憚之天會五年烏珠與凡鄂勒歡統衆南征尼雅满欲先圍汴京烏珠遣人告尼雅满謂獨力難攻既而尼雅满知未可圖果如烏珠所言遂已按天會三年秋金二帥南伐四年春幹里雅布圍汴京至冬二帥復圍汴京宋帝出降此云天會五年宗弼言汴京難攻尼雅满遂已殊為舛誤七年為右監軍請於尼雅满乞提兵

侵江南從之乃提兵自登州入海道破南宋三十餘州直至兩浙江東湖南州郡皆下宋帝航海烏珠回至鎮江宋韓世忠提海舟駐揚子江以邀之烏珠不得渡刑白馬殺婦人自刃其額以祭天後得破海舟之策大戰勝之以輕騎絶江而回江北屯於六合時左監軍恥其無功欲再侵江南烏珠辭之熙宗天眷年間廢劉豫以河南地歸宋烏珠時為尚書右丞相兼侍中都元帥以割地為非舉兵南征後敗於順昌敗於郾城敗於柘皐

乃始講和而南北無事矣烏珠臨終屬以堅守和好之說後賜謚曰忠烈

尼楚赫

尼楚赫武元第三從弟也按此書太祖紀云族弟以勇而金史不言族屬遠近悍知名刺虎搏熊輩伍無敵武元起兵時會集諸部共舉驍勇者充千人長衆推尼楚赫康里吉等首攻寧江州破渤海子弟軍取其州自後連年軍旅每戰必從天祚長春之役兵勢甚盛衆皆懐懼又盛寒雪深尺餘尼

楚赫先鋒接戰少頃軍馬左旋三轉已橫屍滿野自後屢戰有功大宗天會六年尼楚赫為萬户尼雅滿諸道進師令尼楚赫等攻漢上遂將其衆號二十萬攻鄧州時江南財賦皆聚於鄧宋京西帥劉汲營繕儲峙甚備至是攻陷其城汲死焉鄧州既破遂并取汝均房州之民以歸後為咸寧都統封譚國王按金史尼楚赫封蜀王後例改金源郡王

烏紳

烏紳一名烏舍一名希尹武元帝疎族於屬為子武元

起兵時烏紳同為謀主為人深密多智目睛黄而夜有光顧視如虎滅遼國為先鋒徑入新州節度使王從輔詣降又從破東京上京屢戰有功武元割燕六州與宋時索百萬租賦方交割宋使趙良嗣請以十萬之數烏紳笑而不答復云二十萬烏紳曰此一小縣之數也皇帝已與兩府議不須論租賦止於歲幣外增一百萬緡倘有難色不如畫契丹故疆良嗣力爭不勝自此國中有南伐意天會二年遼天祚帝率諸軍出夾山南來越

漁陽嶺遇烏紳軍戰於雅哈下水烏紳率山西漢兒鄉兵為前驅以國兵千餘騎伏山間遼兵驚潰天祚奔山金司與小呼嚕謀南歸有精兵五千人烏紳遣羅索領五百騎擊之殲焉遂擒天祚其後伊都謀反烏紳自雲中聞其事見二人交馬議事伊都事覺伏誅烏紳嘗副尼雅滿用事雖為諸將所忌而嘗以智得免故尼雅滿以下皆不能及吳矢之反諸王連坐烏紳時為右丞相建謀伏兵宮內因其朝會悉擒殺之達蘭亦誅死烏紳

遂遷左丞相蕭慶右丞遷左丞然熙宗畏其智數深忌之初客星守魯烏紳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外方小突無傷也未幾七月宋兖魯虞滕諸王同日誅死至九月客星守陳太史以告守文按此言守文而不著其名疑此乃懸胎之先世故諱其名守文語之烏紳不以為怪是月果同蕭慶伏誅其應天道如此詔誅烏紳畧曰希尸心在無君言不近道遠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其誅慶畧曰迷國罔悛欺天相濟既致於理咸伏厥辜賴天之靈誅於兩觀先是

烏紳第三子塔坦勁勇有智力兼百人烏紳常與之謀國富勒呼之死塔坦承詔名入後執其手而殺之爲明威將軍會元夕挾奴僕十輩入寡孀家烝焉烏紳在闕下其長子以告命械繫於家塔坦懼法而驚遂失心歸室不能坐呼曰我將死人問之曰適富勒呼來後旬日死烏紳哭之慟曰折我左手至是烏紳亦被誅

羅索

羅索一名羅宿不知族屬之遠近武元初命選族帳之

壯武者羅索與馬為人倜儻有大志常曰吾部落數千強盛如此因時建義功必有成及大兵攻取遼東路顯州恐軍亦叛蕭斡奔醫巫閭山羅索以勁騎追之大獲而還武元攻燕羅索為前鋒遼左企弓等方修守具羅索等已登城天會五年除萬户尼雅滿遣羅索征陜西至河中宋師扼蒲津西岸不得渡遂潛由上流韓城縣一夕履冰而過直攻長安進攻秦鳳為宋將張嚴所敗既而羅索至鳳翔界伏兵五里坡擊殺張嚴宋師至富

平羅索擁兵驟至負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其營與劉錡戰勝負未分而我師出鐵騎直擊環慶軍宋師遂敗時羅索為陝西諸路選鋒都統天會十年薨太宗朝封部王按金史羅索傳天會八年薨追封莘王

達蘭

達蘭一名達喇一名昌武元從弟也為人驍勇無懶少時暴橫部落苦之從破燕山武元愛其雋爽二太子兩圍宋京達蘭皆以兵從天會五年遷左監軍馬擴屯軍

北京按宋史信王榛靖康中北行至真定境中亡還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保五馬山砦迎榛奉以為主鄂勒歡達蘭攻之擴敗死原書此作馬驥鄂勒歡傳又作馬廣蓋宋人諱擴故或作驥及廣而此書仍之今改正達蘭攻敗之七年烏珠伐江南達蘭屯濱州以守山東八年自濰州引衆侵淮東援烏珠宋將張俊以達蘭善兵其鋒不可當徒手搏虎并亡無益按宋史趙鼎使張俊救趙立俊憚不肯行此但言俊憚行之意而不言使俊救立又不言俊不行於事之首尾不備今據宋史附識於此達蘭急攻楚州破之又引衆攻泰州水寨為張敵萬所敗其壻博諾被擒九年居祁州請於尼雅滿乞割齊國滄

州監場不從十二年齊國乞兵達蘭權右副元帥提兵以應之天眷二年為都元帥割河南歸於宋達蘭主議欲以廢齊也齊既廢謀再征宋既而郎君烏克紳謀反事連達蘭伏誅其子岱音亦被囚因赦得出庶子伊勒們名朂字勉道後為平章

按金史達蘭傳達蘭既誅并殺其子台戚烏達布又始祖以下諸子傳穆宗子朂字勉道皇統時平章政事此謂達蘭子見赦又以朂為達蘭子皆與史不合

薩里罕

薩里罕不知其族屬遠近

按金史薩里罕安帝六代孫

武元起兵時

以宗族近親為將相薩里罕晚後特以驍男見知於尼雅満再圍宋京師薩里罕為萬户羅索征陝西薩里罕副之屢戰有功天會八年攻邠州與宋將曲端相拒於白店原薩里罕據高原而陣望見哈富之敗懼而泣十年與齊國合兵屯於鳳翔十一年提兵直趨金商入洵陽界宋將郭隆敗走遂入金州進趨饒風嶺扼宋吳玠不能前乃斬其千户貝勒數人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道援崖而上遂攻祖溪關陷與元糧盡而反十二年復領

兵攻宋仙人關為吳玠所敗乃退師天眷元年遷左監軍二年遷左副元帥提兵自河中府渡河入同州界破永興軍及鳳翔府陝右大恐既而扎哈貝勒戰敗中傷退屯武功和議再成南北不復戰矣烏克紳反諸王以次誅死薩里罕亦被誅

鄂勒歡

鄂勒歡一名宗輔武元第五子江南呼為三太子大宗朝封晉王按金史世紀宗輔以左副元帥薨追封潞王皇統六年進冀國王正隆二年進許國王此

云太宗朝封晉王與史不合天會五年斡里雅布薨代為右副元帥是冬自燕山率衆由滄州渡河以攻山東次年冬以衆渡河攻下開德府遂攻濮州會宋信王榛遣馬擴會兵而來與尼雅滿共為之備宋師至北京之清平鄂勒歡與達蘭復攻敗之天會十二年齊國乞侵江南諸將皆沮其議惟鄂勒歡請行於是代尼雅滿為左副元帥與劉麟猊等自淮陽分道南侵舟師由清河取楚州進攻承州會雨雪乏糧且戰不利聞太宗疾遂回師熙宗即

位封冀國王按鄂勒歡以左副元帥堯追封潞王皇統六年進冀國王此謂熙宗即位封冀國王誤也已於熙宗紀內辨正正除左副元帥自燕山入見卒於途其後世宗立追尊為皇帝廟號睿宗又以宗輔非帝王名改曰宗堯按原書此二句在追尊為皇帝之上先前倒置今改正

烏蘭思謀

烏蘭思謀本遼哈斯罕女直居遼地俗呼熟女直女直族姓烏蘭最為賤小名色埒默本無名字後以門下被虜入洛陽按思謀以金初起兵被虜何以得至洛陽二字疑有誤進士吳鼒蘇閭

為立名曰思謀字曰仲遠初起兵時思謀方負柴尼雅
滿虜之遂以其弟舒古木之乳母妻之命為都提點都
提點者乃北人貴家奴僕之稱也後尼雅滿薨思謀赴
喪舒古木以乳母之故請於帝以累充奉使有勞令樞
密院出身差權太原府尹故任用思謀辨慧多智慮善
於籌畫小術淺算多有可取後以改定官制換授寧遠
大將軍泌南軍節度使知懷州元帥烏珠主兵凡軍國
大事皆問之思謀以其常充奉使故也

韓常

韓常字元吉燕山人也父慶和在遼為統軍太祖入燕常隨父降俱授千户慶和從南伐累戰有功後授副都統屯真定正授雄州觀察使常善射以挽强見稱射必入鐵烏珠渡江常為先鋒至湖南與向子諲戰子諲不能敵攻圍八日城破烏珠自江黄間南渡令常徑趨衢信以為援兵烏珠攻明州常以兵從與張俊戰於高橋俊遁烏珠自江南歸論功仍陞為萬户都統屯河中府

未幾隨烏珠至陜西攻仙人關為宋吳玠所敗常被南軍射損左目衆不能支遂回軍然亦以此受知於烏珠烏珠首尾陜西凡數年常必隨從其後順昌之戰常在白洲龍渦下寨距城三十里宋劉錡擊之衆頗死傷烏珠既敗以常守潁昌府方烏珠未南征之先常為濬州守一日與其判官宮茵論南北兵戰之事茵曰此非南之所能敵蓋詭之也常曰不然今昔事異昔我強彼弱今我弱敵強所幸者南人未知北間事耳至順昌之敗

其言果驗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二十七